

亦舒作品集

第三辑

作品
70

天秤座

事故

回到那一年去？开玩笑，伤口刚结痂，又去揭破它？嫌上一次还不够痛吗？



亦舒

中国戏剧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亦舒作品集. 第3辑 / (加) 亦舒著. —北京: 中国戏剧出版社, 2003. 4

ISBN 7-104-01597-3

I. 亦... II. 亦... III. ①中篇小说—作品集—加拿大—现代②短篇小说—作品集—加拿大—现代
IV. I711.45

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20880 号

亦舒作品集(第3辑)

作者: 亦 舒

责任编辑: 黄艳华

策 划: 林 飞

装帧设计: 林红云 侯伟琼

出 版: 中国戏剧出版社

(北京海淀区大钟东南村甲 81 号)

联系电话: 010 - 62127285

印 刷: 中山市新华印刷厂有限公司

开 本: 850 毫米 × 1168 毫米 1/32

印 张: 140

字 数: 2800 千字

版 次: 2003 年 4 月第 1 版

2003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 — 5000 册

书 号: ISBN 7-104-01597-3/I · 717

定 价: 240.00 元(全套 20 册)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如有印刷质量问题, 可与承印厂联系。)

亦舒作品集

第三辑





亦舒 小传

亦舒，原名倪亦舒，浙江省宁波人，是香港名作家倪匡（卫斯理）之妹，幼时随家人迁居香港。十五岁开始在报刊上发表小说，著有长中短篇小说及杂文集一百多部。亦舒自幼受传统道德文化的熏染，青年时期又受过欧风美雨的沐浴，其作品一直盛销不衰，掀起了近几年香港出现的“亦舒热潮”。她的作品自成一个浪漫别致的感情天地，既轻松有趣，又雅俗共赏。亦舒今天所以能创造“千树万树梨花开”的壮盛景象，除其禀赋外，还因她有丰富生活底蕴，且视角敏锐，文笔酣畅又具有女人细腻和婉丽的感情，她的小说特点是充满浓厚的时代气息。此惊世佳绩，诚令人激赏。

通过她的作品，读者将会看到全景式的海外色彩斑斓的世界！使广大读者也不亚于与亦舒一次愉悦的会面！





天秤座事故



天秤座酒馆是焦日朗每天下午必经之地。

她喜欢在那里去喝上一杯。

并非工作特别紧张，需要放松，或是特别寂寞，想同人兜搭一番。

那只是一个老习惯。

再说，她独身，那么早回家也没什么好做，不如到天秤座去喝杯矿泉水，或是威士忌加冰，或是啤酒，视心情而定。

那天，标致的她信步走进酒馆，同酒保老庄打个招呼，宾至如归地坐在老位置上，喝一口冰冻啤酒，心中慨叹，又是一天。

日朗把头靠在座垫上，喃喃自语：“我希望我可以恋爱，我从来没有恋爱过，我不知男欢女爱为何物，真惨。”

隔一会儿，日朗又用手撑着头，“我还希望我可以名成利就，噢，真正有钱的滋味如何？举世闻名的感觉又怎样？我可能永远不会知道，时间一天一天过去，我又不会一天比一天年轻，唉。”

正在自言自语，长嗟短叹，酒吧柜台那头忽然传来轻轻的嗤嗤声。

是老庄示意她过去。

日朗走近，“干吗，你不见我正忙着埋头自怜吗？”



亦

舒

作

品

集

第
三
集
辑

“那是你每天例行公事，稍停无妨。喂，看到那个角落了吗？”

老庄用尾指轻轻一指。

日朗也含蓄地用眼角瞄一瞄。

在天秤座最黑最黑的一个角落里，有一个人伏在小小圆桌上。

老庄作注解：“下午五时就进来了，开了一瓶白兰地，一直坐在那里，边喝边哭泣。”

日朗不出声，把身子稍微转过一点。

是个女子。

长而卷的秀发云般垂下，几乎碰到地毯。

不用看她面孔，都知道是个秀丽的可人儿。

日朗纳闷地问老庄：“是生面人？”

“第一次见到。”

“肯定？”

“你知道我对人过目不忘。”

“本地人？”

“同你一样肤色。”

“呵，”日朗问老庄，“我可以为你做点什么？”

“过去劝劝她，最好送她回家。”

“干吗这么好心？”

“焦小姐，我这里是开门做生意的地方，



天 神 座 事 故

不希望发生意外。你看她已经半瓶酒下肚，弄得不好，大哭大叫，影响其他客人的情绪。再进一步，昏倒在地，我还把她扛回家不成。”

日朗感慨，“说来说去，为了自己。”

“焦小姐，帮帮忙。”

“这个责任，由单身男客来负比较好。”

“怕只怕男客尚未下班到这里，那个女孩就要烂醉如泥了。”

这是真的。

“我试试看。”

“焦小姐，谢谢你。”

日朗缓缓走近那女郎，在附近椅子坐下。

“你好。”日朗说。

那女子动也不动。

日朗又问：“醉了吗？”

那女子呜咽一声，肩膀抽搐一下。

“来，喝口浓茶。”

那女子轻轻抬起头来，与日朗打了一个照面。

日朗呆住了。

她见过不少好看女子，有些是大美人，有些是小美人，有些是三分人才七分装扮，有些是七分人才三分装扮，有些清丽，有些美艳，许多以气质取胜，也有若干身段实在出众。



但，但无一如眼前这位小姐这样眉目如画，肌肤胜雪，而且神情妩媚，婉约动人。

她伸个懒腰，移动一下身体。

日朗已肯定她起码比自己高五至七公分。

日朗着实诧异了，这是个重才更重色的都会，这么漂亮的女孩子照说应该不必流泪。

日朗问：“你没事吧？”

那女郎抹去眸角落一滴眼泪，“这位姐姐，真是好心肠。”

日朗这时看清楚她穿着一件黑色紧身长毛衣，配豹纹裤子，时髦漂亮，这不是上班族的打扮，日朗猜她是文艺界的人物。

日朗微笑问：“尊姓大名？”

女郎反问：“姓名要紧吗？”

“噢，我总得称呼你吧。”

“那么，叫我 **80MB** 好了。”

日朗没好气，“没有顺口点的名字？”

“你不相信我？”女郎有点失望。

她的眸子清澈晶莹，奇就奇在喝了半瓶酒之后依然黑白分明。

但，焦日朗不是没有生活经历的一个人，她深深知道，再纯洁的一双眼睛，也可能有一个心怀叵测的主人。

日朗反问：“你可知道什么是 **80MB**？”





女郎微笑。

日朗说：“那是一种固定的电脑磁碟，可永久储藏八千万个信息，你是一具电脑吗？”

女郎牵牵嘴角，“那么，你叫我晨曦吧。”

“这是你的真名？如此文绉绉。”

“那是因为我清晨来到这世界上。这位姐姐，你叫什么？”

日朗同她开玩笑，“我于黄昏戌时出生，我叫晚霞。”

那女郎到底喝了不少，闻言拍起手来。

她真是一个美女，连手指都宛如玉葱，柔若无骨。

日朗忍不住说：“我假使像你这般美，就没有烦恼了。”

女郎讶异地抬起头来，“你也长得不赖呀。”

日朗谦虚，“差远了。”

“外貌真的那么重要吗？”

“只有像你这样的人，才有资格这么说。”

“可是，我还是失恋了。”

什么？

“原来失恋的感觉那样坏，五脏六腑像被一双手无形的大手揪住一样，动弹不得，日夜动辄无故落泪，寝食不安。唉，生不如死。”



日朗有一阵安慰的感觉，上帝真公平，美女也失恋，好得不得了。

这时，酒保老庄叫人送咖啡上来，“老板请客。”

“来，晨曦，干了它，醒醒胃，明天太阳还不是照样升起来。”

晨曦微笑，“可是明天我要回家了。”

“喝完这杯咖啡我就把你送回家。”

“不不，我指真的回家。”

日朗一怔，“这里没有你的家？”

“我是个异乡人。”

“可是你的口音与我们没什么不同。”

“那是因为我在你们这里生活，已有一段时间了。”

“你的老家在何处？”

“在一个遥远的地方。”

“二十小时长途飞行？”

女郎看着日朗，“你真是一个好人。”

日朗笑，“世上好人比坏人多。”

女郎也笑，“那是因为你本是个好人的缘故。”

她的口吻成熟而智慧，与她的外貌同样可爱，难得之至。

“像你这样的人，怎么会失恋？”

天秤座 故事

晨曦答道：“是呀，我也不相信。”

还懂得自嘲，不简单。

“你到我们这里都会落脚，多久了？”

叫晨曦的女孩侧头想了一想，“共三百多个日夜。”

“呵，差不多一年了。”

晨曦点点头。

“你做什么工作？”

“我是一名资料搜集员。”

她看上去一点也不像，日朗又一次诧异。

日朗忽然听到肚子咕噜咕噜，“我饿了。”
这是人类千古大事。

她对晨曦说：“吃吧，我来请客。”

晨曦嫣然一笑，“你真是个好人，好人总要有好报，你可以告诉我，你有什么愿望。”

日朗嗤地一声笑出来，这个女孩，醉了就是醉了，自身难保，口气还像仙子，敢情是要赏焦日朗三个愿望呢。

日朗摇头，“我没有愿望。”

“每个人都有愿望。”

“让我这样说，我没有不能靠自己的双手不能实现的愿望。”日朗挺挺胸膛。

晨曦鼓掌。

老庄为她们送上三文治。



晨曦说：“我佩服你，晚霞。”

日朗边笑边吃，“我不叫晚霞，我的真实姓名是焦日朗。”

“你真的没有愿望？”

日朗笑笑，“怎么没有，我希望我的身躯可以回到十七八岁那样的水准与状况。”

晨曦一听，非常抱歉，“呵，我做不到那样，据我所知，只有紫微星人擅长调校地球人的生理时钟。”

日朗抬起头，“你说什么？”

晨曦笑道：“你得挑选另外一个愿望。”

日朗没好气，“为何对我厚爱？”

“因为你厚待失意人。”

“你也算失意？”日朗忍不住笑，“你看上去比我得意多了。”日朗接着叹口气，“许许多多伤心的晚上，我对生活已失去勇气，巴不得第二天早上不用起来，就此息劳归主。”

“这不是真的。”

日朗说下去：“比这个更坏的是，在白天也有熬不下去的时候，我有一个朋友，最喜欢躲到角落里掩着面孔痛哭，一边对自己说：‘这不是真的，这不是真的，这只是一个噩梦，我会醒来，醒来的时候，我会发觉我只有22岁，受父母宠爱。无忧无虑。’……”



晨曦耸然动容，“呵，那么坏？”

真滑稽。

变成焦日朗同陌生人倾诉个不停，苦水不住地倒出来。

晨曦踌躇，“我也不能使你快乐。”

“哎哟，不行就算了，”日朗安慰她，“来，我送你回家。”

这时酒馆里的客人已陆续多起来。

有人叫：“日朗，日朗。”

日朗回头一看，那是她的现任男友岑介仁，正与三个猪朋狗友在共度欢乐时光。

晨曦问：“那是你的异性伴侣？”

一般人称男朋友。

“可以说是。”

“你要不要过去？”

“不急，你怎么样，好一点没有？”

“谢谢你陪我聊天散心，可是这一类痛苦不会立刻消散，不，我并非好一点。”

她是一个通透的美女。

日朗不禁好奇起来，“你那得不到的爱，是个怎样的人？”

“如果有时间，我一定告诉你。”

那边又有人叫：“日……朗……”

日朗歉意地说：“我过去一下。”



“请便。”

日朗走到岑介仁的桌子前，脸一沉，“鬼叫鬼叫，干什么？”

与岑介仁在一起的有陈健雄、伍俊荣、梁伟明及郑小雄，全是专业人士，形容得俗一点，也就是都是一般丈母娘心中的乘龙快婿。

他们立刻替日朗拉椅子叫饮料，小陈最先问：“那女孩是谁？”

小梁接着说：“介绍给我们。”

“公平竞争。”那是小郑。

“从没见过那样的美女。”

“秀发如云就是用来形容她的吧。”

“双目似寒星。”

日朗感慨，什么内在美，有个鬼用？人看人，不看外表看什么，谁还戴着透视镜去钻研别人的五脏六腑？

“好好好，”日朗扬起手，“我来介绍。”

众年轻才俊欢呼一声，转过头去，又失望地叹息。

她走了。

晨曦不知在何时离去。

连日朗都觉得舍不得。

她撇下那些男孩子到门口去找人，发觉正下着雨，天已经漆黑，满街是五光十色的霓

天 下 事 故

虹灯，伊人全无踪影。

蛮冷的，日朗瑟缩着，双臂抱在胸前站在街角发抖。

身后传来岑介仁的声音：“想回家？”

日朗看手表，已经晚上七点多，不知不觉，已经耽搁了这些时间。

是该回家了。

岑介仁说：“稍后我打电话给你。”

日朗只向他摆摆手，便往停车场走去。

她已与岑介仁走近尾声。

话不投机半句多。

他仍然关心她，她也是，但是两个人已不能好好坐下来谈正经事，一触即发，不可收拾。

她觉得他恶俗，他觉得她不切实际。

像“你舅妈是政府里金融司跟前的红人，那么大的庙在自己家门前都不进去烧支香，她老人家略露些口风我们足可以吃三年，她请你吃饭你不去？”

日朗真发愁。

她又一次所托非人，他也是。

坐在舅母面前，她很想帮男朋友这个忙，譬如说，问一下，此刻可否入英镑呢，抑或，利息有无上升可能……



但是，怎么都开不了口。

连舅母问“日朗你好像有话要说”，她都只会顾左右而言其他道：“舅母明年会到欧洲去吧？”

日朗知道岑介仁气愤她这一点。

好像处处与他作对似的。

她跟他陪客户到温哥华看房子，那一整个星期，寝食不安。

终于一吐为快：“岑，读那么多书，拿到专业资格，堂堂建筑师，需要那样低声下气，陪客人一直陪到洗手间里去吗？”

岑介仁听到那样的询问，不禁呆住，自那一刻开始，他知道他们仍是陌路人。

他尝试解释：“日朗，城内起码有一千万个建筑师，统统有专业资格证书，可是什么人在工业局捱一辈子，什么人名利双收，就是靠生意头脑了。”

日朗还是不服，“头脑，还是手段？”她就是这点讨厌，这点笨。

果然，岑介仁把脸拉下来，“这些细节我无暇分析。总而言之，在商言商，我个人开销零用，我父母生养死葬，都是钱。将来结了婚，我不愿妻子再在办公室低声下气侍候上司同事。还有，我的子女要送到国际学校，这